

正校刻新

# 史記評林

五

					漢書門
			一	三	
			二	四	
			三	六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漢書
			一	三	
			二	四	
			五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46	
冊數	25 ( 5 )		
函號	279	2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評林卷之八

史記評林卷之八

高祖本紀第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沛豐邑中陽里

**人姓劉氏**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房中陽

之後別食邑於范王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為劉氏劉氏隨魏徙

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

之士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說者以為天子賜姓命

氏諸侯命族者氏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

為姚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

以統繫百代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篇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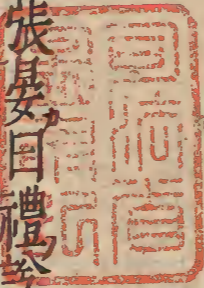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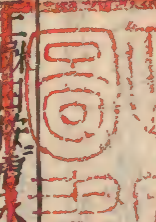
姓姬氏是也按漢改泗水為沛字季索隱曰按漢書各邦字季

郡治相城故註以沛為小沛也字季此單云字亦又可疑按漢

高祖長克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

父曰太公同音○正義曰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

第坤曰讀高祖  
純須參項羽紀  
兩相得失處一  
一入手  
按篇首書高  
祖追稱之也  
及叙其始事  
則稱劉季及  
得沛則稱沛  
公及王漢則  
稱漢王及自  
皇帝位則稱  
上此太史公  
用意頗密處  
相表叙劉氏所  
出云太公名媪  
字執嘉生四子  
伯仲邦交邦即





漢高帝也馬永卿謂風俗賅略上皇無名母媪無姓此說非矣劉辰翁曰姓劉母劉固殊母媪又禿甚或隨俗所稱以見其別則曰劉媪耳

楊慎曰劉媪與神遇猶薄姬夢黃龍據慶之類理或有之若夫公往視則怪甚矣太公何名劉媪何姓遷皆不知而獨知其人所不能知者甚矣遷之好怪也

王充曰高祖在母身之時息于澤陂蛟龍在上及起楚軍漢軍氣成五色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天或欲恠秦滅其文章欲漢風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董份曰意豁如也四字最善狀高祖

劉辰翁曰王媪武負疑為二人故又曰武負王媪以別之又言此兩家愈明為帝手養項廢振矣不知此婦猶無意否

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索隱曰韋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謐云媪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舍始遊洛池生劉季詩舍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入云云母媪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媪字云母媪氏貞與賈膺後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地神曰媪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媪張晏云坤為母故稱媪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舍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日英吞之生高祖詩舍神霧亦云舍媪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七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灑躍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歿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史遷皆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  
索隱曰神霧云赤龍感女媪劉季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入隆準興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入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頰額也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文穎說是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美須鬣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七十二黑子**  
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十口角龍麟斗角龍麟背龍長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二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北人呼為壓子吳楚謂仁而愛人喜施正義曰喜許記意豁如也服虔曰之誌誌記也反施尺鼓反

**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  
應劭曰為泗水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萬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贖酒**  
韋昭曰贖也贖音世又時夜也臨淮有贖陽縣漢書功臣表贖陽侯劉纏而此紀作射陽則贖亦射也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

**有龍怪之高祖每酤飲酒離數倍**  
如淳曰離亦售○索隱曰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及見怪感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太度既貫飲且離其數倍價也

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傅別券書也蓋子云傅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



揚慎曰常時車駕出則禁觀者此特則縱觀故曰縱觀

按高祖觀秦帝之言戰之頂羽曰彼可取而代之氣象自是迥別

麥約言曰觀此文神縮起伏簡繁嚴明而敘事情之法亦具于此矣

按給字下用實字得正工反法

按自古英雄不規規于小節類如此

書故可振至歲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徭役地○索隱曰韋昭云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

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峻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縱觀觀秦皇帝正義曰包慢云上音館下音官恣意故縱觀也

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

斧斤○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又相經云魏人呂公名文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字叔平也

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子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類曰主賦歛禮進令諸大夫曰正義曰鄭

氏云主賦歛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

曰大夫客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

給為謁曰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韋昭云給詐也劉氏詐為謁謂以札書姓名若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

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

何曰劉季固多太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曰上在果反下無所詘正義曰音酒闌文類曰闌言希也謂飲呂公

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敢對眾顯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

好相入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相人多矣無如季

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

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賢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

自安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

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

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高祖為亭長時嘗告歸之

服虔曰告音如嗶呼之嗶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日告凶日

告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

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

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急假也音告語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莊顏師古竝音古篤服音

凌約言曰有呂公女二句則後叙相呂后孝惠魯元處方有力而醒且血脉



漢書似作以字最是

如嗚呼之嗚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二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尋號與嗚同古者當有此語今服虔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求為得然此告字當音音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耕誥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

有二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餽之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餽人也父無不餽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賢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

人所以賢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賢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賢高祖問曰未遠乃追

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賢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賢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

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二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父治督父陳時時冠之正義曰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

及賢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正義曰立官官類師古云後魏為劉氏冠其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自度比

至皆乏之正義曰度田洛反比必寐反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

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

酒正義曰被加也夜徑澤中索隱曰舊晉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

且從索隱曰一人行前正義曰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曰鄭玄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索隱曰漢步道曰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求是一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川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蛇遂分為兩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徑開行

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帶子也化為

王敦曰高祖言足以感入此其異自得天下張本

楊循言曰斬蛇斬蛇筆法又自一片境界

神靈其身而賦天下之愚夫婦耳大虹太竟蒼龍赤龍流火之鳥躍舟之魚皆所以兆帝王之具起者此斬蛇之計所由設也

光緒曰陶崇

屠載漢高祖以始皇二十







稽劉李殺沛令皆各起兵之始

後不能完句反應士室家完

倪思曰蕭何在呂公壯以冬多  
大言以戰重  
為身謀則召  
之身謀則托  
之身謀則托  
也  
交約言曰高祖  
起兵時規模即  
與諸公不同

按漢書故字下有也字無上赤一字

史記卷八

今屠沛索隱曰范曄謂趙城沛今其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

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其

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

起今置將不善膏敗涂地索隱曰言一朝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

薄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全其眾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人以此有賢才者皆謂

之能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

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

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賢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李數

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

楚主沛公起應涉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

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瓚曰管仲云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索隱曰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金出今註而豐鼓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豐

云發作交誤也而豐鼓贊曰案禮記及犬戴禮有豐朝之禮

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各為豐臣瓚以為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豐之應劭云豐呼為豐馬融

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豐瓚是用名之此說皆非據音

旗幟皆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常長丈五廣半幅字註云幟標也字林又云熊旗五旂謂與士李

為期於其下故曰旗也幟或作由應前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

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

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索隱曰鄧陸還守豐

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

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子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

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

還謂為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酣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隱曰按高紀二世二

王田儵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兵秦泗川監平

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索隱曰泗

淳云秦免天下為二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守壯

則平壯將兵圍豐百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



余有丁曰此  
周市也書法如  
此疑誤

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奔至戚如淳曰戚音將毒反○索隱曰

如字讀李登音千笠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海縣也鄭德包愷並  
沂縣有漢戚縣故城地理志云臨沂縣屬東海郡沛公左司

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

處其是左司馬無傷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父

得泗川守壯而殺之音甫屬在城郡○索隱曰

又苦浪反括地志云亢父縣也沛公屯軍於此也至方與周

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入謂雍齒曰

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沛惠土孫假為秦所今魏地已定者數十

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

公服虔曰雅故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

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密若

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密縣君璜曰陳勝傳曰廣陵

馬又不為密縣君東陽密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索隱曰

按下文直云東陽密君又別言秦嘉明臣璜之說為得密君一人

以密是姓君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

者時人號之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

在徐州沛縣東南五里節張良所封處

部從陳別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

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士北定楚地此

文祥曰邯別將尼將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

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索隱曰韋昭

劭云碭梁國蘇林音唐又音宕○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相東陽

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東陽

密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不利還收

劉效曰別將當  
連下句讀言章  
部身從陳而今  
別將定楚耳

拔之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正義曰

滕縣故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

薛城也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

之雍齒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

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云賴川縣還

之雍齒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

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云賴川縣還

之雍齒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

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云賴川縣還

之雍齒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



按項梁與田榮同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而榮即引兵歸故楚獨追北

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城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

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縣音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

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

北服復曰師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軍濮

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漢三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

日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

收敗卒自振起而復起也秦軍北阻黃河南正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水

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

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把國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

外黃索隱曰韋昭云上陳留縣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

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

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貴謹大破之定陶項

梁外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外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

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

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

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

郡蘇林云長如郡守韋昭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

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

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

官司皆如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當是

王九思曰懷王遣入關當時救趙難于入關秦大軍在趙既有當之者則入關差易為力

楊循吉曰懷王是田間都未定即自將一雄非不能左右坐受羈制使非宋義疎庸荒境迂腐天下事尚有足為者

高祖本紀



按約言曰此出當時衆人意太史公以其意叙之故曰諸曰皆而不著姓名再可類見

按扶義二字前此無入道師古云扶或云秋箭在之意

按列項得失失於諸老將數語此定出范增看情史不傳名字

按沛公西入關道傷當是

今雜楚軍出於秦軍破一軍之下則疑於楚漢與彭越復攻秦矣此太史公失考前後處漢書補年月別之良是

茅坤曰鄼生雄心懷高木度

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索隱曰韋昭云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入標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標疾也悍勇也亦云項羽嘗攻襄

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嘽嘽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

為無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

取前陳王項梁皆敗漢書音義曰陳涉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

長者扶持仁義而西正義曰陳涉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父矣今誠

得長者往毋侵暴官可下今項羽標悍今徐廣曰一不可遣獨

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

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成陽

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川非也服虔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

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二年十月攻破沛公引兵

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

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韋昭云遇剛武侯應劭

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

武侯宜為剛侯武侯魏將也瓚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

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論○正

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各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

剛侯武侯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奪其軍可四千餘人拜

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並魏將也欣字或作

也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圍

南鄼食其鄭德曰音歷異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

長者乃者見說沛公沛公方踞於使兩女子洗足鄼生不拜長

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

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龔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龔得秦積粟

乃以鄼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鄼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



倪思曰以高帝  
寬大長者而不  
免于屠戮川所  
謂救之不事而  
得天下不為非  
耶

倪思曰自項梁  
以來攻定陶未  
下攻黃郚黃  
下攻黃郚黃

此最兵家要妙  
令人不致掩耳  
而過門自保待  
敵夫都等何暇  
治葉此兵家勝  
筭也故高祖取  
昌邑未致過高  
陽攻開封未致  
攻潁川蓋深喻  
此意獨死強大  
迫敵近復欲過  
而西則前後相  
應非他邑比也  
故于房憂之而  
惟漢軍勝成又  
有陳恢者謀之  
非范計實漢計  
也

攻開封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

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又戰曲

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

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楊熊走之

滎陽索隱曰韋昭云故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南攻潁陽

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

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戰雙東地理志云南陽有雙縣○索隱

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齧奔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符宛於元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軍霸上明圍宛城三面隱



何之魚浮水則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

血以塗定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溺高武侯鯁蘇林曰鯁

鯁晉灼曰功襄侯王陵降西陵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

臣表戚鯁也襄侯王陵降西陵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

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贊曰時

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是

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還攻胡陽索隱曰

當如臣贊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索隱曰

遇番君別將梅鉞與皆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酈誕

弘農酈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酈魏人審昌使秦使者

一名白羽析酈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也魏人審昌使秦使者

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

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鯨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

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

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鄼生陸賈往說秦將皆以利因襲攻武

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雒謂晉人曰將

當冠軍縣西曉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

毋得掠國與虜同秦人意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

之乘勝逐破之此後用漢紀年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

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漢王後劉項五年戰關沛公兵遂先諸

漢逐滅楚天下歸漢故却書初至霸上戰之沛公兵遂先諸

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

故芷陽文帝更名二秦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各霸城漢

於此置霸陵南記云霸城漢文帝築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

也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索隱曰韋昭

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

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

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因服御之代

代傳受璽云漢傳國璽○正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

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

列侯者用言大破之又言遂破之又如破竹

按紀中凡言用計者五從計者皆以見高祖善勝入也

按沛公不殺子嬰與約法三章義最條得天下根本若項羽則一切反是矣

道索隱曰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二里○正義曰觀

道索隱曰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二里○正義曰觀

道索隱曰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二里○正義曰觀

道索隱曰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二里○正義曰觀



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

沛公曰始懷王遷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

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

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

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贊曰始皇本紀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償傷人及次抵罪應劭曰抵至也

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次血賊有少罪名不可預

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與家及

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又子兄弟罪不相及也○

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二族之刑

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償傷人及次抵罪餘並不論

其古幸以言省刑也則抵罰為至殺入以外唯傷入及次抵罪

耳餘承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九吾所以

來為父老除室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

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

入人又益甚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索隱曰楚漢春

有此可急使兵守由合關正義曰類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留

欲入關關閉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

十二月中遂至戲正義曰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

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交約言曰此即

老將等遺沛公

之意亦即其語

沛公老之意

刑辰翁曰還軍

霸上本非初意

然謀臣之謀是

基帝王之業思

好雄之心若獨

精此理

倪思曰兵入心

國都重寶財物

滿前恭而去之

還軍霸上極短

難事此則可謂

刑制之兵也

按與父老約

為一自讀此

王厚多點法

直德秀曰按告

諭之語則百餘

言而暴秦之弊

為之洗此所

按不受牛酒

雖小節耳亦

見沛公秋毫

無犯處然曰

倉粟多非之

則蕭何轉輸

之功亦因可

見

王維翰曰前云

非有所侵暴此

云非之皆用非

字亦字洪也

張之象曰先言

秦人喜居言秦

人大喜後又言

人又益喜運用

喜字斯可以觀

人心矣

音紙括地志云輒道在雍州

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

沛公曰始懷王遷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

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

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

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贊曰始皇本紀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償傷人及次抵罪應劭曰抵至也



陸揚家曰鴻門之會滅編作數語大意倫矣不厭其簡

凌約言曰叙帝所過無得諒幽以起帝始叙羽所過無不殘滅以該羽終

按傳影下用實得二正一反法

者政期不改月據前傳神訓初元紀亦有二月史秦紀亦曰冬十月至建寅之月則甲子月而不自正考武成可見惟周人則改用頽氏以寅月為四月非是倪思曰此直項世家事子長欲見羽負公關約又不相讓王命故直叙諸將以見沛公之屬故特詳如此

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亞父勸項羽擊沛公索隱曰范增也

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公不先

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

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

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伴尊懷王為義帝實不

用其命正月正義曰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

漢王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二都南鄭二分關

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曰以岐州雍縣為名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

陽正義曰塞先代反章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阻塞耳非桃林都櫟

也索隱曰因蔡太上董翳為翟王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曰

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以商帝盤庚國殷中之地改

南去朝歌百二十六里故號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

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

屬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

安國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按項王使卒  
三萬人從前  
以道經漢王  
然亦與諸侯  
之氣者數  
萬人則人心  
歸附已自  
天下氣象矣

典竟日向地張  
具有草越之見  
而始勸沛公之  
入會也韓王信  
乘其懈之餘而  
徑衝沛公之出  
二天之宿謀略

倂思曰天下已  
定數語此最識  
時知勢之論雖  
蕭何董亦不覺  
念到此  
倂約言曰此而  
參看羽紀則見  
重輕實主之得  
休轉換應揚之  
無痕矣

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將滅茶

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

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銷十萬戶四月兵罷戲

下正義曰戲音麾許慎註淮南子云戲大旗也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

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正義曰韋昭云杜今

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

縣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廟記云故杜伯也○李奇曰

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去輒燒

孟康音食王劭按說文作鐘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

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

閣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

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也項

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軍吏

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正義曰跋音立賜反說文

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

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

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曰音流乃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

行正義曰音促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

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

殺田都而反楚爭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

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也羽之樹敵處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上

請兵擊張耳齊王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

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

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云武還襲雍王章邯

邯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

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



茅坤曰沛公因張良謀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而項羽遂北擊齊且與彭越陳餘等方爭衡沛公因得用韓信之計以定秦及其鋒以東向天下之勢遂定矣譬之兩人對奕沛公已得勝局

弟坤曰立韓太尉信為韓王以西向爭權者信本謀也按君即或字義

霍顯曰三老董公隱者也四皓之儔也為義帝發喪也猶夫叱馬之諫也異言同心者也帝納用之從諫弗庸之明驗也群策所以畢收也邵經邦曰有漢四百餘年天下其宏綱大義昭如日月者端在此舉惜乎新城之功不錄而使張氏于今也霍顯曰湯武放伐孔子存其誓為世訓漢祖告諭諸侯雖億數語猶存古風史遷存之著漢

王廢立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今焚燬會圍之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

軍薛歐音惡王吸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侯

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二

十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

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復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陽後屬陳夏音更雅反不得前令故

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

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河上

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韓太

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洽河上塞

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

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二月漢王從

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

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

也三老董公渡說漢王以義帝外故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

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彥云橫道自言曰渡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一遂封為成侯漢王聞之祖而

大哭如淳曰祖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夫

下其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太逆無道寡

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土韋昭曰河南

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土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平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

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

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業所由也 真德秀曰不曰 密諸侯王而曰 願從諸侯王不 曰擊項羽而曰 擊楚之殺義帝 者詞不迫切而 意已獨空猶有 古詞命氣象 按漢王祖而 大張特借此 以激怒天下 非真哀痛之 也不然何心 關之論止曰 吾與諸侯約 不曰義帝約 乎與項羽 不殺義帝漢 王豈能出義 帝下者項羽 特爲漢驅除 弟坤曰太史公 知兵略故指書 秦漢兩華如掌 氣不心故敗 按高帝與項 羽戰後不免 者數矣而卒 無他慈羈信 謂陛下天授 非八九正謂 此耳 劉辰翁曰此用 兩九江王布鄭 重有精彩 何孟春曰漢王 敗彭城下諸侯 叛漢歸楚王至 榮陽楚攻之急 乃遷彭陽立子 盈爲太子以繫 人心知有國之 本矣復如榮陽 命蕭何爲太子 守關中立宗廟 社稷史稱帝規 模宏遠豈徒定 天下後而始見 之帝此舉若聚 天下于漁散之

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 魯出胡陵正義曰魯兗州曲阜也地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 彭城靈壁東正義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 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 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入楚呂后兄 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 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 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 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 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 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于在關中者皆集櫟 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 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 守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 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榮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 豹豹不聽漢王遷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 曰河東正義曰今太原正義曰上黨正義曰漢王乃令張耳與 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 漢王軍榮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韋昭云起土築牆中間 爲道應劭云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 街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子孟康云敖地名在榮陽西北山上 成 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之食遂圍漢王 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

史記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時使根派本固  
可戰可守取  
天下蓋萬全矣  
彼管啞耳鼎之  
徒披髮而欲與  
決一戰之雄  
者固非其對也

劉辰翁曰以泗  
上亭長捐四萬  
金如葉上黍之  
一夫不疑其志  
氣吞百倍

李德裕曰殺身  
成仁代有豪傑  
其不暴一身之  
義則未有係一  
國之存亡惟紀  
信乘黃屋以誰  
楚起舟楫而存  
漢數千年間一  
人而已余謂漢  
祖封建紀氏宜  
在蕭蕭之上報  
德未祿良可悲  
也

唐順之曰兵  
云多方以誤之  
按樹多於分  
之說王勝楚  
之要機也楚  
卒以此困哀  
生其善謀哉  
他日報功之  
典無聞焉惜  
矣

董份曰善戰者  
致人頂羽每為  
漢致其敗也固  
宜  
蘇洵曰虎左捕  
鹿罷據其穴捕  
其子虎安得不  
置鹿而退退耶  
醉于罷明矣軍  
志所謂攻其必  
救也

按鄭忠之說  
即表生所謂  
備多方外也

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

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

伍未至彭城而外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

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

苛魏豹縱公余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縱公相

謂曰及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二年七月

又云四年二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漢王之出滎陽入關

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

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冷滎陽成臯間且得休

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

則楚所備者多方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

出軍宛葉間正義曰宛於元及葉其地皆在宛州也葉汝州

于高之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

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

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

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投滎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

信遂圍成臯漢王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晉

通俗文云獨與滕公共軍出成臯王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

嬰為滕令故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

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

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晉灼曰在大欲復戰

-5 190 35 905" data-label="Text">

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索隱曰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

綰劉賈將卒一萬人蘇林曰綰音以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



倪思曰以淮陰之勇略擊齊雖微蒯通亦豈肯出食其下徒手而退哉  
又曰嘗此時彭越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此正漢事將成處子長重出此語未必無意

按此彭越地最大

按此與依二獄象耳成皇所係何如也

而可從以禮恩節

陳沂曰數羽十罪要足漢得美多不然則良平之籌必不畫矣  
王九思曰項羽執衰在氣義帝一節而高祖數羽十罪屢置之末蓋據專之先後次策叙之非輕弒逆也  
贈吳國倫曰議者漢業之因在於數羽十罪乎

津也南東東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燕國也在東郡白馬縣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

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

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徐廣曰蘭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韓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

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正義曰挑田平慎分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

將軍乃行擊陳留界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入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和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

劉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悉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

邊近也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

漢久相持未決下壯苦軍旅老弱罷饜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

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

日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滬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項羽已救趙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

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

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



曰羽即罪不十  
羽即不罪楚寧  
不漢也首無若  
弒義帝弒義帝  
罪不赦即羽不  
弒義帝而陰  
之而羽咄咄  
心怪民且口禁  
楚亦何能  
漢再無若坑趙  
卒坑趙卒罪不  
赦即羽不坑趙  
卒陽生而陰無  
之而羽十人自  
廢民且重足坑  
民亦何樂楚  
楚亦何能不漢  
三無若其約自  
王自王罪不赦  
即罪不自王陽  
却而陰據之而  
羽雖恥而勝民  
且日影膽落民  
亦何樂楚楚亦  
何能不漢會三  
無若其約自而

劉辰翁曰傷胸  
要害倉卒捫足  
極未易為楚  
楚乘勝于漢語  
極有力及及入  
關置酒留飲四  
日父老安心甚  
俱傳聞之說也

劉辰翁曰高祖  
始終得關中之  
力關中人心所  
以不忘者秋毫  
無犯約法三章  
之效也

許相卿曰叙越  
苦楚兵前後重  
出不易一字如  
甚

光緒曰羽獲  
太公曰后置  
軍中漢遺說  
羽者不其  
人俱不能得  
侯公請往

五詐院秦子弟新安二十萬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

索隱曰謂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章邯等歌韓廣之屬也令臣下爭叛逆罪七

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土地并王梁楚多自罪八

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

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天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

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單項羽大

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五指索隱曰捫指

足者其血以矢初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

或云曾而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

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冷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

寒子血病甚因馳入成臯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楚漢相拒於京索

有四言漢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索隱曰梟縣首於木也欣自刺於汜水上留四日復如

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

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

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

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

之鴻溝一渠東至滎武南為官渡水北征詁云中年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也項王歸漢王父母妻

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

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

成侯彭越斯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入壁深斬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正義曰壽州漢王敗固陵音灼曰乃使使者召大司馬



說節遺歸漢  
於其間必於  
官未不令得  
夏以此其說  
必可妙不可  
對人言者此  
可見漢高帝  
仁厚一端在  
他人必殺之  
矣

董份曰丁却一  
縱每用一字而  
進退迭用之勢  
宛然在自最奇  
又曰至下方尊  
皇帝則此恐不  
宜則著此二字  
呂祖謙曰此陣  
即馬隆所謂魯  
公不識者也  
楊慎曰叙高祖  
與羽決勝垓下  
僅六十字而陣  
法戰法之奇皆  
具於將軍在皇  
帝後此以上陣  
法也推陰陰先  
合不利以下戰  
法也且不利於  
奇也既却而左  
右兵繼因其不  
利而乘之此戰  
法前正相生也  
按項羽左滅  
卽馳奮信軍  
功臣自危殆  
此  
按紀中凡奪  
軍者三帝未  
嘗一日忘信  
也信可以見  
幾矣

真德秀曰按祠  
祭詔及今此令  
本數語而事理  
曲盡  
陳長方曰漢高  
紀詔今雄傑孝  
文紀詔今溫潤  
去先秦古書不  
遠至孝武詔令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二  
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  
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  
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楚兵不利淮  
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反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  
歌索隱曰應劭云今雞鳴歌也顏遊秦云楚歌猶吳謳也以為  
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  
羽東城徐廣曰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  
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  
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其請  
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

吾不敢當帝位羣臣曰曰太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  
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主不尊號比身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  
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乃即  
皇帝位汜水之陽秦承三主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  
帝故弁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汜  
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  
水在濟陰界取其左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  
汜慶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羽楚風俗徙為  
楚王都下邳正義曰音被悲反泗州下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  
都定陶正義曰曹州濟陰縣縣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  
翟縣是韓  
王信之都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志云  
臨湘縣長沙王吳芮都之  
芮墓在長沙縣北四里  
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  
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  
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為項羽叛漢今盧縮劉賈

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為項羽叛漢今盧縮劉賈

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為項羽叛漢今盧縮劉賈



始事交采亦獲

衰矣

楊慎曰皇帝曰

義帝無後讀至

此使入神觀頤

改燕齊故編素

之有本末也

王應麟曰漢高

帝起布衣滅秦

楚百後世庶之

必誇大功業以

爲軼楚楚駕揚

武矣今其教令

如此言其簡而

無自誇之意此

所以貽厥孫子

嘉四百年之祚

矣

敖英曰重公孫

義帝之喪紀信

代漢王之死周

苛意項羽之鼎

論開國之動置

以山河帶礪之

盟加恤典焉可

也胡爲殿上論

言及此漢真少

恩哉

圍之不<sub>レ</sub>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

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正義曰高祖置

酒雒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

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

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子孟康曰姓高名起贊曰

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

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

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

也項羽如賢嫉能有功者室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

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天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鎮國家撫

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

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人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高祖欲長都

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

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

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

利幾反正義曰幾音幾姓名也項羽之將爲陳高祖自將兵擊

之利幾忝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羽入

降高祖高祖侯之賴川高祖至雍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

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

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

恭也如令卒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

持節者也

書法

按十月學疑

誤高祖用秦

正十月後學

當爲次年



王教曰二反對

二自將對並起

而後單言利幾

反故亦一格也

爰約曰舜攝

天子立蒙腹猶

存遂不拜乎古

之道子尊不加

于父母家令之

言過矣雖感極

上心可也無實

光緒曰漢王

即皇帝位追

尊先祖為昭

靈夫人不封

太公越歲餘

以家令言封

太公為太上

皇不加尊先

祖並尊而各

號不相配登

厚父尊母耶

當歸叔孫通

作漢禮儀豈

智不及此哉

或史缺錄耶

更考

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蔡邕曰不

言帝非天

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

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

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况其存家

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索隱曰顧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

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蓋其

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

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

南郡華容

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

曰漢紀及漢書作齊

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如淳

劉顯云相傳作肯也

秦形勝之國

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

勝入帶河山之險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

焉

應劭曰山

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

二也

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

里持戟百萬秦得百

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一焉秦地險固二

萬人為懸隔按文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盧喜云百

一者得百之一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

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

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

王教曰朝太公

與上舉事對家

今說與田肯說

對皆善之皆賜

金五百斤雖錯

綜變化自是整

然

高參曰明王五

載一巡符令諸

侯各期于方班

大毗鄒勝故刑

一人天下服其

罪賞一人天下

勸其矣韓信未

有逆節漢祖不

能對酌古典卒

用陳平計一朝

繫信而生諸侯

之疑一二年間

韓王信反馬邑

趙相貫高謀相

人陳稀反代地

懸布盧縮之徒

悉以叛矣豈非

偽遊雲夢之名

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

索隱曰乃王吳地在

淮東也姚察按虞喜

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

二萬乃當百萬

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

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

之限地方二千是為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

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

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

言齊雖固不如秦

千里之外

齊得十二焉

應劭曰齊得十二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北有勃海之利

索隱曰崔

日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

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北有勃海之利

索隱曰崔

日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

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北有勃海之利

索隱曰崔

日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

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致之使後世天子不復言

朝觀自此始

既定本定飢渴易為飲食

只因橋遊一事

楊慎曰按百一十一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

不置百又置百錢亦曰百一錢

言之可置百也

王應麟曰書分封如此則函谷之內外淮水之東西居然可見

按初止王功臣至此始王

丘濬曰此三代分封同姓為諸侯之遺意雖小

云總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

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大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溪

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七十餘城民能齊

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

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子孟說恐非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

徙韓王信太原索隱曰信初都陽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又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

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

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

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東北二十里

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

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

會禁會止定代地音劉仲為

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

從治長安索隱曰漢儀註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渭城本咸陽地高帝為新城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

相管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立東

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一闕者蓋蕭何所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前殿武庫太倉高

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

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

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北十二里

在邢州栢人縣西北十二里



暇又安可重為煩費以世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官室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猶濟濟而不可禁况示之以驕侈乎考武卒以宮室廢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

按蕭何治東也宮世屬為堅高帝都秦之意

朱豈曰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旌牲朝又警變變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高祖為太上皇壽至不忘怨言及此其相子倫

有美頭之類類雞之孝又何如亦其不學之過也

爾徐中行曰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故豐邑里因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直各知其室放牛羊鷄鴨於通塗亦就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又水經註漢中洋川威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道末洋川帝為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慣作此伎倆矣

凌約言曰兵阻漳水則曰吾知其無能為為識地利將用賈人

漢相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屬趙國國人自歸維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二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賢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

置酒未央前殿高祖秦王卮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檉陽故宮在雍州檉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二輔黃圖春夏無事七月太上

皇崩檉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葬萬年赦檉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正義曰酈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懷愴不樂高祖切

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雞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于酈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

鄧展曰東海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人名豨曰豨徐廣曰豨攻定城以為相國定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

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

皆故賈人也上豈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張春渡河正義曰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

莽時乾今滴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道里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側祖父墳墓為水所衝引河入深川此王莽河因



則曰吾知所以與之為知人備

枯也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為齊地秦漢皆為東郡之聊城也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

呂祖謙曰史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恒為代王蓋子長遊歷四方識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得主名山川之餘意若此類非漢書多敗之班氏蓋未達也

道太原漢書曰官表曰大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旃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乘入薛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直偽反○索隱曰漢書魏作在音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沛縣東南二十里一步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振○正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猛士兮守四方劉辰翁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恐非也自漢滅楚後信越布及同時諸將誅必始蓋于是四顧寂寂有傷心者矣語雖壯而意悲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凌約言曰此歌與項羽敗自為歌詩美人和之泣數行下相對自是亦隨崩矣叙事有意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鳥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再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張帳○正義音張亮飲三百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美復唯陛下哀憐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張亮飲三百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美復唯陛下哀憐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張亮飲三百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美復唯陛下哀憐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張亮飲三百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美復唯陛下哀憐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張亮飲三百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美復唯陛下哀憐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張亮飲三百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美復唯陛下哀憐

王敦曰春夏秋各以反時起而各以立字隨之

張亮飲三百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美復唯陛下哀憐



劉辰翁曰後之  
為史者但曰還  
沛置酒召故人  
樂飲極歡足矣  
看他發沛中兒  
教歌至酒酣擊  
筑歌呼起舞原  
轉近下樓樓不  
絕俯仰具至直  
到空懸出獻已  
去復留諸母故  
人道舊又佳對  
父老說豐恨事  
又佳古今文字  
淋漓盡致言笑  
有情少可及此  
按高帝既定  
天下與沛父  
兄樂飲不忘  
本也彼羽左  
幾闕非便  
楚國非志滿  
武列頂度量  
相越于此概  
見

按高祖嫖罵  
教語豪傑意  
氣可想  
王整曰漢書無  
已而二字則問  
太遲  
倪思曰呂氏以  
一婦人問國事  
特蕭相國無恙  
既問及相國死  
後又問其奈何  
其慮深也  
王世貞曰於乎  
收圖書籍為  
者乎陽耶約三  
章法者平陽耶  
發關中老弱未  
傅請軍及為民  
請苑者乎陽耶  
此皆無一馬而  
奈何與鄴侯並  
也然漢之所以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

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

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披為吳

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

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

定襄縣界土地十二川記云當城在高柳東入十里縣當常山故曰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

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擇負芻之兄陳涉魏

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齊湣王索隱曰名地宜王子王建祖趙悼襄王索

曰名偃孝成王丹皆絕無後子守家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

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

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

迎綰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二十五里漢舊縣綰稱病辟陽侯歸

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

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嫖罵

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

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

後蕭相國即歿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

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

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大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

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

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謚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四年四日

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

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

軍漢書曰酈商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

漢書曰酈商



為漢教一罰侯  
足矣平陽以守  
為劉母持節世  
人以新其名故  
功埒於鄒侯而  
收其逆高帝則  
已懸燭計指之  
矣是故漢以平  
陽之後付賢之  
陵木強之勃而  
不欲於新進者  
持方筆而操切  
其計也  
唐順之曰四月  
不發喪則人人  
危矣

臨盧璆曰呂后  
之族韓彭也其  
意豈在安劉哉  
觀其置高帝喪  
與審食其謀款  
盡放諸將弱惠  
自帝因以帝言  
雖以鄒南危言  
而止亦豈能釋  
然於心幸天祐  
然未必不為周  
武氏也唐武氏  
易周為唐蓋祖  
於呂維云

康海曰此紀逐  
年叙由亭長而  
公而王而帝而  
終作四大軌錯  
綜變化不可其  
摸

按曰虎通云  
三王之有失  
故主三教以  
相指受夏人  
之王教以思  
其失野救野  
之失莫如敬  
殷人之王教  
以敬其失鬼  
救鬼之失莫  
如受周人之  
王教以文其  
失薄救薄之  
失莫如忠繼

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  
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不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下  
未發喪天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五月  
已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已巳即立太子為至太

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  
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  
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

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  
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云上  
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  
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

子次戚夫太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  
子次梁王成呂太后時徙為趙其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  
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管厚故殷人  
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  
文之敝小人以塞徐廣曰一作薄翽案史記音隱曰僂音西志反

之敝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僂而徐廣  
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敝和  
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隱云故救僂莫若以忠鄭  
僂音先志者蔽僂聲相近故以蔽為僂耳故救僂莫若以忠鄭  
曰復始

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  
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  
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

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里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

三十一

三十一



周尚黑制與  
夏同三署如  
順連環則  
後始劣則及  
承  
王維禎曰此論  
只言沛公能變  
秦計法得天之  
統故有天下此  
本論也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肅命  
豪傑奮發材雄彤雲鬱揚素靈告豐龍變星聚蛇分徑空項  
氏主命負約奔功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既北五  
兵遂東池水即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增朱熹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  
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纁說  
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贊高祖  
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史記評林卷之八終

呂后本紀第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  
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  
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  
合依班氏分為一紀焉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高祖微時妃也  
駟按漢書音義曰諱雉生孝惠帝駟按漢書音義曰諱盈女魯元太后及

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  
而題門作姬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  
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

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  
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  
人美號故詩曰雖有愛華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  
姬妾不奔顯粹是也

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  
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

鄭樵曰遺遺意  
而紀呂無亦疑  
蓋乎  
董份曰言微時  
復言妃者古妃  
字妻之通稱  
王維禎曰首及  
孝惠魯元叙事  
中提極  
楊維禎曰高帝  
有疑于盈而以  
如意為類也此  
太子之欲易也  
言既出如意已  
無生理矣縱托  
以謂魯重臣不  
能為其母子地

興與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况驍項之人乎

宋濂曰高祖親

目后與戚夫人

有隙然終不殺

者以惠帝不能

制諸大臣故委

戚氏不顧惠天

下計也

劉知幾曰欲

定天下諫大臣

皆曰后乃而先

以剛毅標自此

所謂說事之端

也

楊循吉曰呂宗

為侯劉宗為王

非劉氏功臣為

王者下人皆高

帝制叙此以見

目后不可王而

目氏非王入者

也且以見後世

之權無幾也

按此文與帝

紀所叙異

按太史公先

據此一說在

前以後叙目

氏廢置諸王

絕明白不費

見上益疏如意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其紀反又音祈

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也太子得毋

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

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外事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封其

子呂台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鄆○索隱曰子產為交侯徐廣

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諡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

辰崩長樂宮天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

異母索隱曰母曰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

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子友為淮陽王子子長為

淮南王子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

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

趙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如淳曰列女傳云周宣姜后脫

韋昭云以爲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

欲召趙王拜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

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

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

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一月帝晨出射趙王少

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應劭曰酖鳥食蠅以

其羽畫酒中飲之立

死徐廣曰穉猶比也諸伏後為崇案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陽

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索隱曰太后遂斷

戚夫人手足去眼燿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

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

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

下

下

下

下

下



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威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為下小仁而未知大道者也

按師古云之覆也或曰傾去也

王維慎曰惠帝欲生趙王不獲意乃保齊王仁哉

按師古云內史王官士其名也

茅坤曰此奇計與長公主所獻上林之地同

一不城

徐復卿曰書留侯子情留侯也而年少不足怪恃不相竟從之是可怪耳  
茅坤曰子房為呂后畫計招四皓以安太子而其子為呂后畫計將諸呂居南北軍以危劉可恨  
茅坤曰使平勃有殉國之忠豈得動

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

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

置王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

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

曰泛音齊王恠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

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徐廣曰士太后獨有孝惠與

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

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

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比故云公主璣曰天

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索隱曰音徒監反按主

是謂卑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者且也言且昭我物我

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畢比音必上反今主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

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

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

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

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四年築東面五年

築北面漢舊儀儀城方六十二里經緯各一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

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二發喪太后

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中子故曰侍中

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若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紀賈

所思也又音戶賈反解節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正義

解也又紀賈反謂解說也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正義

無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

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

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

下九月辛丑葬駟按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二十二丈廣



按陳平周勃不以此時極諫而顧阿諛曲從迺致廢成其禍也日雖有安刻之功僅足以贖今日之罪耳故日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王維禎曰陳平絳侯不以此時折逆胡禍乃欲俟劉危而後全之何也

按分王諸呂一段與叙高帝時諸王下段相闕

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嘔血盟索隱曰嘔鄒氏音使接反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傳者覆也贊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適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廢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徐廣曰姓馮○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諡為章為朱虛侯索隱曰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遊故虛故云朱虛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也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正義曰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括地志云徐州沛縣古城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括地志云徐州沛縣古城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括地志云徐州沛縣古城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韋昭曰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韋昭曰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韋昭曰人為高祖騎將

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正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也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漢書襄成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耳按志襄城屬潁川子朝為軹侯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終原縣東南十二里七國時魏邑子武

而以前子轉之欲王諸呂則有先立而以風宇

欲假公義濟私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為常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呂正義曰初

王後呂呂正義曰初太后許之建成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

弟呂祿為胡陵侯徐廣曰釋之少子正義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續康侯後二

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

台薨諡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秋四年封

呂類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他音他俞音輸○正義曰

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准

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士恬開宣平侯

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

而入呂氏懷身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

帝壯或謂其母非真皇后去適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

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適幽之永巷中

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徐廣

無命字益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

其止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適失惑懼亂不能

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

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其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

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

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

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

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太子呂產為呂王夏

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七年正月

太后召趙主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

按無事亦書

按婦人無爵

今有爵

變約言曰王陵  
爭非劉氏而王  
官中已有非劉  
氏而帝者矣

按師古云即  
元年所立山  
為安城侯者  
更名曰義也

按百官表云  
太尉秦官掌  
武事



茅坤曰此歌可  
以擬屈宋

按師古云舉  
直諫已之理  
直諫天監  
之

按財穀通魏  
其傳輒令財  
取為用義同

護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

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

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

疊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護女亂國兮上會

不痛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自決中樊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

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

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

食書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

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類索隱曰

樊噲妻封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

即崩後劉將軍為望過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

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

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慶姬王后使人酖殺之

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節自殺太后聞之以

為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

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

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

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請立為趙王太后

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

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

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二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

蒼犬據高后掖正義曰被芳弗反又音廢忽弗復見上之云趙

王如意為皇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

茅坤曰文帝不  
敢徙趙便有異  
呂后而自遠之  
識

黃震曰按呂后  
殺其子孫而王  
母家使母家無  
少長皆斬而身  
亦必于崇禍中  
迂倫者之既為  
萬世女后戒



父母孤弱五カチ迺封張敖前姬兩子徐廣曰後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

細陽之池陽鄉以輔徐廣曰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

釋卿駟按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奏贊受事灌嬰為呂榮為祝

茲侯徐廣曰呂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

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

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

者天下其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

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遣詔賜諸

侯王各千金祭邑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將

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

女為帝后高后已葬皇用諡曰合葬長陵皇賢見以左丞相審食

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比自齊哀

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長高帝故大臣絳

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

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

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召平

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誅奪琅邪王兵并將

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遣諸侯主書曰高帝平定天下

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呂王為齊

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二趙

王索隱曰比音如字比猶類也趙隱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

真德秀曰高祖為義帝發喪告

按呂后遺詔後賜所以為身後恩澤



諸侯曰願從諸侯王... 義帝者齊王遺諸侯書... 諸侯書曰... 諸侯曰... 不當為王者... 意頗同猶有古鮮命氣象

歸有九日鳥火... 心事情取拾殆... 盡

左瑛曰此見官氏盤固

堯坤曰千金... 楊維禎曰或問... 日漢之賣券則... 有其人如鄰侯... 戶牖是也雲夢... 之館鍾室之給... 謀致淮陰以竟... 於一子賣友君... 子忍之寄之賣... 豫叔田子素心... 而出于平勃之... 劫其父也則非... 二子之比已安... 身買之賣友耶

按呂氏先免... 食其恐其內

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

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

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盜呂

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

變其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

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

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索隱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猿類也即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

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渡水而聽水聲故云

孤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故以

為猶與且按孤聽水而此云與兮冬涉川則猶曲是狐類又提

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當是

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

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

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

王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

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其定天

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呂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

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

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

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太巨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

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

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

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

為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顏師古以為為迺悉出珠玉

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且平



與大臣合謀也

陽侯宿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

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

合從欲誅諸呂呂產迺起產急入官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

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姓

日紀信子也尚主也令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

灼云信被焚外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

定三秦成事子侯則通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

與典客劉揭駙按漢書百官表曰典客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

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

兄不欺也徐廣曰音況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

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

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害丞相平陽侯迺召朱

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

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

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

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駙按韋昭曰訟猶公也

卒太尉于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

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

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堂官殿門戶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

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謂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

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

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遷入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答殺呂頊使

朱翌曰戰國策王孫賈入市曰海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祖若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海齒周

王應麟曰儀禮御射疏云凡事無問皆祖左是以大尉及士喪禮皆祖左

惟有受刑者祖右以此考之太尉勃誅呂氏之討已定為呂氏者有罪故以右

祖令之軍中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規人心之從違也

余有丁曰按京卒千餘人本以誅產而曰衛帝是未敢訟言誅之也

按師古云節信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軍故為門者所信得以長樂宮



邵經邦曰武后  
悉誅唐宗室而  
呂氏不殺朱虛  
侯者以齊為之  
殿也然呂氏徒  
以女親入而不  
知所親非以好  
也以兵強官而  
不知所強非以  
兵也是故軍可  
奪而志不可  
奪也此不可不  
察也  
氏至是亦無業  
矣  
柯維模曰以帝  
非張后子或是  
後呂所出亦不  
可知史謂大臣  
陰謀意以帝畢  
竟呂氏党不容  
不誅乎

按此議立齊  
王其朱虛侯  
今齊發兵本  
謀即文帝之  
不別鬼亦以  
此

按二陰字相  
應

董份曰袁盎言  
帝乘六乘傳馳  
不測之淵所云  
六乘者蓋文帝  
料漢事已定此  
用六乘者非不  
多侈則張易說  
非是文帝紀命  
張武等六人乘  
傳也此云

按師古云安  
之言往何所  
也

凌約言曰一篇  
開鍵樞在王諸  
呂誅諸呂上着  
乃以漢室與替  
所關也太史公

久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

戊辰徙濟川王王鄂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遷朱虛侯章以誅

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樂陽而歸諸大臣相與

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

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呂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

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

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

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

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生母家駟鈞駟惡人也即立齊王則

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適曰代王王今高帝

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

於天下使適相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

乘六乘傳張易曰備漢朝有繼文欲後九月晦日已酉又親曰即

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開九月也

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至長安舍代邸大臣

皆往謂奉天子重王代王其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

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

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摩左右

執戟者培兵罷去徐廣曰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

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

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興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

以京師官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

謂之車駕故或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廼

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

侍中參乘屬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

車二十六乘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







身說灼見  
時事亦有識  
之士矣  
王九思曰危言  
天下絕望天下  
服其罪繼言大  
臣因天下之心  
撫天下之四首  
字根本

齊外尚  
即所謂賢者  
之宗者

披此証實在  
渭橋下然所  
引三輔舊事  
八略與下案  
隱註同至千  
留神家惟誕  
不經何與于  
本文業業乎  
此

孫也。羣臣之議。自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

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之矣。高

帝封王子弟。地大身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此所

謂磐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

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二矣。夫以呂太后之

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曰

所矯帝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

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

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太王。太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

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太王。太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

未定。上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刑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大

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

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洽先君之基業。

文帝亦襲父迹。言以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

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

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音由。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

下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太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

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主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

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乘張武等六

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

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成陽宮。秦昭王

欲通一宮之間。造橫長橋二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

神象。此神象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不

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日出頭見我。留乃出。班以脚畫地。付留

覺之。便及水。故置其像於水上。唯有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

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二里。○索隱曰三輔故事咸陽

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



張之象曰此後  
四用皆字見人  
心歸附之同如  
此

國集或曰老子  
入國不欲代師  
受命於終身不  
受命於難太尉智  
不及此從性請  
聞數語定足以  
固文帝之心而  
文帝左入國已  
不直太尉所為  
而有心於勃矣  
霍氏之禍萌於  
駱乘械擊之廢  
於於請問有以  
來之也然則勃  
欲自全乃自禍  
哉

王維植曰歷代  
請大臣見公或  
也

按師古云不  
謹其有爵位  
故繼謂之子

按太史公連  
下其學也  
則諸大臣之  
慎重代主之  
謙讓其見之  
矣

變約言曰代王  
至渭橋群臣固  
請再拜三讓而  
後即太子位及  
建太子亦因有  
司固請而後許  
之文帝謙讓未  
遑太史公如此  
模倣遺真

渭橋長二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  
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  
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

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  
間言索隱曰包惜音閉言欲向空閒處語顏師古云問容宋昌  
也猶言中間謂容服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

曰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太子璽符  
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

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  
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  
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  
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  
羹頤侯終母丘嫂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  
劉仲之妻駙按

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諡為頃王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  
安侯時呂顏為臨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鄱侯又宗室表此時無  
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索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  
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  
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與  
王降為郅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韋昭曰陰安屬魏郡也與

琅邪王宗至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太王高帝長子且為高  
帝嗣願太王即太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  
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許且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  
索隱曰交高帝弟最尊言更

請楚王許且者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  
下云皆為宜也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  
三南鄉讓者再南北面故西向坐之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  
廻坐示變即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太王奉高帝宗廟最宜  
君位之漸也

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太  
王幸聽臣等謹奉太子爾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

侯以為莫有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太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  
使大僕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  
遷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

虞非常索隱曰按漢儀云  
皇帝起居至清宮而後行奉太子法駕迎于代邸索隱曰漢  
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  
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紀五十五  
三



董份曰前馳至  
涇橋馳入代邸  
用二馳字此又  
云即日夕又用  
二夜字蓋變起  
倉卒機不容間  
事須如此亦見  
文帝應變神速  
知大此也

茅坤曰肇畫諸  
用事亦臣案甚

楊維禎曰脫大  
臣之禍而起諸  
日之權者張辟  
疆也大臣依之  
而謀諸臣若朱  
虛侯也碎強罪  
當誅而朱虛不  
加恩何耶以立  
齊王之嫌而繼  
之也時帝亦不  
廣矣

隋王世貞曰漢  
文帝即位大尉  
勃賜黃金五千  
斤丞相手將軍  
嬰二千斤朱虛  
侯章獲平侯通  
典容揭各千斤  
宜帝即位大將  
軍光賜黃金七  
千斤錢六千萬  
雜繒二萬疋漢  
世賞功之重如  
此

貞德秀曰此詔  
班氏載于刑法

侍中參乘屬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是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

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

曰聞者諸口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

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

無子不霑醕五百文類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醕五百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

即阼正義曰主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正義曰此太尉

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大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

之壬子遷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

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遷灌將軍嬰將兵擊祿欲代劉氏嬰

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

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

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二千

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

戶金千斤徐廣曰十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曰韋昭云勃海

無棣縣東南三十里賜金千斤十一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

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

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

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

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罰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

吏也其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



志內史記書之  
水紀太史公于  
高景一紀詔皆  
不書獨文帝紀  
凡詔皆稱上曰  
以其出于帝之  
實意故也亦然  
則山東老癯扶  
杖聽詔願見德  
化之成其可以  
空言動取  
又曰文帝除取  
琴及肉刑求在  
言除誹謗祠官  
勸農等語皆爾  
雅溫厚有爾雅  
氣象  
邵經邦曰孟子  
之稱文王必曰  
罪人不答帝雖  
未能究其橫死  
然而漢之元氣  
勃勃然矣賈山  
所謂思見德化  
之成者如此  
陳仁子曰帝自  
代不稱漢再  
初無一語漢  
鼎置之心最是  
與詞而和何奴  
軟語而論南粵  
視名位若將死  
焉有可請建太  
子而帝曰別擇  
賢彼豈為其私  
哉後立景帝特  
以專屬諸呂之  
變不容不甲定  
耳西漢有帝王  
氣象文帝一人  
而已

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  
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收子  
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登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  
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嚙志索隱  
者不滿之意也未嘗有嚙志言天下  
皆志不滿也漢書兼作慙音慙  
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  
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有司曰豫建太子所  
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  
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  
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  
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  
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又其  
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  
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子故  
安治千有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  
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  
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  
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  
不宜更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  
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  
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月二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  
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主也  
太子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  
母也

殺扶蘇立胡亥

太子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  
母也



天下大亂漢高蓋目暗其疑者乃亦有營營之慮復召呂氏之變卒致廢室亂真漢之不泰元幾哉幸而有迎代之謀又幸而有元年之詔所以培西漢二百年之垂統實在干此

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比自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晉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帝中四年奪侯國除○索隱曰韋昭云膠東縣○正義曰諸從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二曰太常二曰光祿二曰宗正八曰太司農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二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三十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君清音靜○索隱曰按表駟鈞封鄔侯不同者蓋後秋封故常山水相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西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主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正義曰馴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更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

王維補曰此等益封先帝功臣皆以封從代功



臣之義推及之

陳仁子曰文帝

會列侯之國高

處有三一則代

來知魏餉之若

二則勿景師孤

編收之任三則

有緩急生肝腹

之禍至下宴飲

賞賜之濫又其

餘者也深哉

圍焦攻日十

月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望月又

食下日當作月

利本誤耳徐廣

以為望月又食

漢書及五行傳

皆無此文一本

作月食然月食

史所不紀此不

通天文故也蓋

日食必於朔月

食必於望時以

晦既日食望又

月食不望月而

望日下詔許修

省而詔止云及

十一月晦日有

食之則因感月

食之變而益謹

日食之取故也

景帝後三年十

月日月皆食云

十月而不係以

月則此月朔望

分食非一月事

也

按師古云外

人之有非謂

與秋遠也

霍韜曰謂忠諫

為誹謗謂深計

為妖言秦所以

失天下也祝詛

民君主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  
 下不能理者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  
 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  
 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駟按漢書音義曰憫然猶  
 日蘇林云憫寢視不安之貌蓋介然也非姦非也○索隱  
 近其意餘說皆疎音下夜反 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  
 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索隱曰  
 也財古字與纒同言太僕見 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  
 在之馬今留纒足克事也 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  
 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  
 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 馬一馬為軺置急乘一馬曰乘也 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  
 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  
 天下使務農也贊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 朕親率耕  
 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 二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  
 上曰趙幽王幽歿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  
 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  
 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  
 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  
 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竟設之五達之道令  
 旌下言之誹謗之木 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牛柱頭應劭曰橋梁邊  
 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  
 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  
 梁頭四柱木是鄭玄註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  
 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  
 又云和表則華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  
 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  
 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駟按漢書音義曰  
 民相結共祝詛上

史記卷下

卷下

七



陳仁子曰帝在  
位二十二年日  
食者四甚至字  
星地震旱蝗太  
水疊見覺世當  
是時無主權之  
下移也無檢入  
之在朝也吾意  
徵應何奴強而  
入寇海帝猶引  
躬責過所以無  
過也

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異祝誼也○索隱曰韋昭云謾相抵  
闌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  
也吏以為太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  
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

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

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

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

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分符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

與之古今註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邊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

就國以太尉賴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

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

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

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殺數或賜田租之半

故因提謂之幸○索隱曰應劭曰對醴也揚州承宗西征賦

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

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

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

卒驅休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轅邊吏入盜其放無道非約

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誼高奴遣丞相賴陰侯灌嬰擊匈奴

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駟按漢書百官辛卯帝

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

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故城在汾州畱游太原十

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

是詔罷丞相兵遷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

賀為將軍軍滎陽徐廣曰姓縉以文帝十一年卒論曰敬○索

按漢書三歲  
下有相字

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  
州祁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



按欽年五年  
年小書

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誣詆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  
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  
徐廣曰乍去乍來也駟按張晏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  
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

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

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奔市帝不忍致

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或作却字或

直云邛焚邛都乃本是西南夷時未通嚴道有邛焚山正義曰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

夷曰道故曰嚴道邛都縣本都國漢為縣今雋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以千數邛都最失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

長蜀之嚴道不爾更遠邛都西有邛焚山也又云邛焚山在雅州榮經縣界榮經武德年間置本秦嚴地華陽國志云邛笮

山故邛人徠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疑外按

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歿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

王長諡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索隱曰名安阜陵侯也衡山王索

隱曰名勃安陽侯也廬江王索隱曰名賜周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益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

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議之故曰祕以彰吾

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公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

曰名意為齊太倉公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

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

女緹紫自傷泣索隱曰緹音啼鄒氏音體非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

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

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益聞

換貞七年至  
十二年皆真  
不書

秘



陳傳良曰以一女子言其罪之故與非其罪不及此

按師古云馴古訓字道讀曰導

林之奇曰文帝以富庶之業始于賈誼成于晁錯謂則言願驅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文帝感悔耕籍田以為農先而務農之詔無歲無之矣鑄之勸

按師古云縣古縣字縣長漢書作縣長

真德秀曰文帝過則自歸福則眾共古帝王用心也  
隋李廷机曰五德之論劫于邪行其書軌而不傳後儒從而推

有虐民之時畫衣冠其章服以為褻而民不犯正義曰晉書刑志云三章畫衣冠而民知禁犯者身其中犯者刑

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官者櫛其履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冠而無頭緣投之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曰約

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黜劓一左右趾合一九刑而官不易張斐註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與

吾其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

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

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日本農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匈奴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倉為衛

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

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徐廣曰赤姓董繅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瑤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百

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瑤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

左猶下也○索隱曰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宜室○索隱曰音禧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

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矜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



慶之然而生冠  
難據也夫相生  
者從其所承之  
序也故太昊為  
承而炎帝以火  
承之軒轅為土  
而小昊以金承  
之是則何之說  
也相承者從其  
所不勝者言之  
也故夏為木而  
商以金克之商  
為金而周以火  
克之是則何之  
言也然則何之  
之說獨可推乎  
五帝之廟而何  
之說獨可推乎  
三季之後矣且  
夫五帝之相繼  
三王之代以此  
其生冠之際猶  
可言也若夫唐  
之繼漢宋之繼  
唐與夫我國家  
之繼宋既非順

而代之也果孰  
為相生乎孰為  
相克乎抑其間  
自為生冠者各  
在在是所謂  
生冠之難辨者  
也  
余有丁曰以文  
帝之賢而於不  
免於感祥禱証  
焉難哉  
朱輔曰文帝二  
十二年之間其  
商畫區處拾農  
桑外所務者意  
者獨遷事而已  
然其異詞風也  
歲致金縷與天  
羊結好者豈得  
已哉帝亦度何  
奴兼整動勢未  
可以遽服而奢  
可以遽用故雖  
外為和親之禮  
而在內未嘗輕  
奔自始之策帝

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  
之事傳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  
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  
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人孫臣以為

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

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駟

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

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帝常並立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

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

候日冉中故改元也今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

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顧胤按爾雅孤竹北封畿之內

勤勞不處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

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

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

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惶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

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軼如結也○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軼顧氏按

轍回旋錯結也漢書親親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

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奔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

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奔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

奔自始之策帝



于是憤然激烈  
鏡志雪耻必欲  
躬自北伐雖群  
臣之諫不所豈  
非仁者之勇哉  
使太后不固樂  
之而帝與六將  
軍之兵果得臨  
敵當必瀟灑而  
浴之使之終身  
創矣矣

按師古云借  
俱也之往也  
趨也  
陳仁子曰帝之  
和初奴何其仁  
而不唐也且以  
帝之時戰論之  
二年匈奴常入  
寇矣遣霍去病  
之而先十四年  
匈奴又入寇殺  
都尉卬矣遣張  
相如擊擊之而  
走後元六年又  
入上郡矣遣周

退是戰未嘗不  
勝也六年冒頓  
死當語和親矣  
至一乍而有  
狄道之寇後元  
二年亦和親矣  
至五年而有雲  
中之寇是和未  
嘗時也知帝  
之時灌嬰可將  
也南北可軍也  
三表五餌可術  
也孰至以天下  
之大而與人者  
而帝一切以和  
親爲常此固賈  
誼所以痛哭流  
涕于斯也

重份曰大史公  
深服孝文治道  
醇厚故其未復  
撫叙諸善狀以  
深著德化亦古  
體也  
王樹曰考漢金  
一斤重錢露臺  
之資十千緡耳

全天下元元之民高誘註云元元尤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  
云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  
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嗚嗚可憐愛貌和親已定始乎今  
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  
爲車騎將軍徐廣曰衛尉改名也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  
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爲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東  
家追書耳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勳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  
令尹子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有注  
文之後蘇林曰在上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

夫爲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按如淳曰長安圖細柳  
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  
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宗

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疾徐廣曰表作松棘門徐廣曰  
朝安子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

天下旱蝗帝加惠珍諸侯毋以責地山澤其常禁以利民減  
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

野曰庾○索隱曰郭璞註二倉云庾倉無胡公曰在邑曰倉在民得實爵索隱曰崔  
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

欲辭貧人欲典下據叙文帝諸善政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二年宮室苑囿狗馬服  
錢故聽買賣徐廣曰露一作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

氏按新豐南驪山上三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  
猶有臺之舊此也  
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如淳曰賈  
阜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  
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  
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賢尉佗兄弟以德報  
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凡杖羣臣如袁盎

之資十千緡耳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凡杖羣臣如袁盎



手恭儉大德未  
為損也帝直以  
中人之家之產  
而不敢妄費其  
愛惜天下之財  
如此

康海曰先董言  
文帝好黃老嘗  
于此病見之  
何子雲曰縱益  
飲酒非助惡之  
法絕繩加賜非  
防淫之具漢文  
帝金錢之愧唐  
太宗布緡之給  
非刑賞之正道  
也

真德秀曰高帝  
無詔景帝以後  
亦不復有蓋特  
出帝意而非故  
事也觀其詞非  
知死生之說者  
不能說謂帝不  
知學乎

讀曰歎謙言  
我之不明而  
蒙此歎是可  
謂公其其哀  
悲乎

黃震曰按文帝  
遺詔知喪禮  
有訓焉然觀文  
帝惻隱為民惟  
恐妨之至死彌  
篤在帝不疾其  
為厚為景帝者  
所宜如禮不苛  
苟狗其言自流  
于薄爾后世不  
以為訓而反記  
文帝何哉  
揚維禎曰文帝  
使博士掾六經  
作王制其于短  
喪昭昭矣至于  
遺詔特謙德之  
言又為時之厚  
葬者矯其過而  
設也初非若為  
令甲使天下準

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羣臣如張武等受  
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  
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

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攸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  
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  
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

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  
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主  
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瓚曰方

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得卒天年已善矣其奚哀悲之有其  
今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

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射也謂無斬衰  
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中當臨者

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

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  
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其水名以為陵號母有所

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于七  
子長使少使九七輩皆遺歸家重絕不



以為世無孝類也  
子孫授之為舊  
典耳于文帝何  
有

授師古云此  
率從事言此  
詔中無文者  
皆以類比而  
行事

陳仁子曰文帝  
此詔非祖于死  
生之裏而愛民  
憫恤之心溢乎  
言外

隋王世貞曰喪  
之目易月也  
文帝乎然而以  
詔天下也非為  
君也故文無不  
君而景有佛子  
盧大經曰漢文  
帝以七月已亥  
崩乙巳葬繞七  
月耳而喪人之  
家歛手足形還  
恐皆何以異景  
帝必不忍以天

下儉其親此類  
文帝之顧命也  
雖未合中道見  
亦卓矣文帝此  
等見解皆自兼  
老中來

陳仁子曰樂舞  
之立乃後人墓  
寫功德光昭前  
列者也景帝紀

類也令中尉亞夫為軍騎將軍屬國博為將屯將軍徐廣曰姓徐

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李奇曰馮奉  
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即中令武為復  
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墻填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墻出

福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  
師之官景帝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駟按漢書云乙巳葬  
更名京兆尹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  
日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  
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

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入  
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

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以執干戚文  
始舞執材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亦不相襲五行

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  
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不相襲其作  
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為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

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  
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一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除誹謗去肉刑賞賜

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不私其利  
也罪人不斂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

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  
厚侔天地李奇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  
樂不稱朕其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又類曰景帝

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  
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  
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



孝文行事恭減  
刑恤孤聞者第  
讚其爲是宣帝  
紀孝武行事若  
翁兵淫祀聞者  
第彰其爲非差  
夫一時之所謂  
不掩萬世之清  
設若此

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

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且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

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

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主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

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

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

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祠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爲侍祭孔安國曰二十二年曰世如有受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誠

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虞虞鄉改正服封

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應仁行

索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北遇大橫宋昌建策絳侯奉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偃兵除繁削諫政簡刑清締衣率俗露臺不營法寬張武獄血凝紫霸凌如故千年頌聲

史記評林卷之十終

史記卷十

宋本作臣謹議



